

瑞安乡贤张桐日记里记载的 龙舟竞渡那些事儿

林良爽



瑞安水系发达 河道密布 千年塘河是民间龙舟竞渡的主战场。生活在塘河边的瑞安乡贤张桐也深深地爱着龙舟。张桐(1860-1942)字震轩,号真侠,晚署杜隐园老人,汀田人。曾在瑞安中学堂、浙江省立第十中学(温州中学前身)等学校任教40余年。他有个最大的爱好 每天坚持写日记。其遗留的日记,起自1888年,终于1942年,共计55年,270多万字,是研究瑞安乃至整个温州社会、政治、经济与民俗民情方面的珍贵史料。下面就《张桐日记》中关于端午龙舟的记载进行梳理,来看看清末至民国时期瑞安民间龙舟竞渡的那些事儿。

关于龙舟,张桐24年写了56篇日记近6000字

每到端午节前后,张桐都会携儿女、亲朋去塘河沿岸观看龙舟竞渡,这也成为他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。从日记中看出张桐非常喜欢龙舟,凡是有划龙舟的年份,他都有记载,24年共记了56篇日记,近6000字。这里摘录部分:
初四 午后晴
同小竹、毓荪至莘塍河看竞渡。未刻,小竹遂乘舟去,余二人登岸而返。

光緒十四年(1888)五月
初三 微雨
买舟至蟠风苏宅省岳母,下午回。便过帆船看戏,塘西河看龙舟竞渡。抵家已申刻矣。
初五 雨
下午同浚生弟、祝寿兄乘舟至塘西河看龙舟竞渡。时连日大雨,湖水平堤,两岸观者皆插足水中,亭亭如白鹭。看毕归已申刻矣。
光緒十七年(1891)五月

初二 晴
下午命大姆船同三四女儿到莘塍河看竞渡,便过聚星书院访朱子芬兄,与谈片刻。
光緒二十五年(1899)五月
初五 晴
下午洗澡。携诸儿乘舟到莘塍河看竞渡片刻。时李丽生、彬臣两昆仲暨蒋君仲笙亦因看竞渡之便舟过舍坐,吃过小点即去,时已五点半钟矣。
宣統元年(1909)五月
初四 晴
未刻后遂同二人及庆之、曹儿、巧女等赴莘塍河看龙舟。
民國三年(1914)閏五月
初一 晴
本日自家雇人包粽子应节之用。午后类生来对弈四局去。四句钟携诸儿去看本村农竞渡。
民國廿一年(1932)五月

张桐笔下的龙舟竞渡盛况及陋习

张桐在记录之余,也描绘了每到端午节,塘河上龙舟竞渡,沿岸人山人海的盛况。
初五
于是各地来看龙舟者,岸上游人、水中嬉船,两旁一带密排直至淡口桥止,不下数千、万人,亦本地数十年未有之胜会也。
光緒三十三年(1907)五月
初五 阴
下午二句钟携两孙、两孙女及四媳淑清、五女绣巧乘船赴莘塍湖看竞渡。到则两岸游人及沿河两面游船如蚁聚蜂屯,纷红骇绿,目不暇给。
民國十七年(1928)五月

廿七 晴
时本地两岸男女聚观龙舟者,不下千余人,且各设香花果品贺之,亦足见习之深入人心也。
民國二十年(1931)四月
十六 微晴
闻本日瑞城拱瑞山河有龙舟数十只竞渡,政府及军界官长且有银牌悬赏得胜者,于是各农民无不人人踊跃矣。下午自处儿童、妇女亦多有赴观盛者。闻永嘉之竞渡尤佳,想此后禁断之习,当必自此又开禁矣。
民國廿九年(1940)五月
瑞安民间划龙舟历史悠久,逐渐

形成了一整套习俗,如敲龙舟鼓、造龙舟、拜龙娘、上水、游乡、斗龙等,尽管有些事在张桐眼里是陋习,但他在日记里如实记录了下来。
初五
每年才交四月初一,即闻龙舟鼓声,冬冬不绝,俗谓之开殿门。
光緒二十三年(1897)五月
初五 晴
下午同女儿乘大姆船到莘塍河看斗龙。
光緒二十五年(1899)五月
廿七 晴
是日五鼓为本地后半洋新龙舟上水。龙舟竞渡积习已千余年,若非

竞争酿衅,亦一种升平乐事。
民國二十年(1931)四月
十二 阴微雨
是日本地底路新制龙舟于黑早上水,当代四房付香案资一角十三片。
民國廿二年(1933)五月
初九 晴
闻近日郡、县双方各有竞渡之举,昨下午瑞之龙舟并来划本村,醒侄家备香案迎之。盖侄媳是瑞城林氏娶,各处龙舟向有来娶妇家讨花红银之恶习,故瑞舟亦有此覬覦也。
民國廿九年(1940)五月

张桐对龙舟的感情有点复杂

张桐生活在清末至民国时期,作为传统读书人,他骨子里遵循约定俗成的礼仪,但对一些习俗也不是全盘接纳,甚至反对、唾弃,如对民间划龙舟中一些不良习俗,也是这样的态度,有怒其不争的感叹。
从张桐日记里,我们可以知道,不是每年端午节都有划龙舟的,因为民间划龙舟存在种种弊端,地方政府予以禁止,张桐对政府禁止表示赞成。日记还记载了几起民间划龙舟惨案。作为乡间有名望的人,张桐还去协调、处理了龙舟纠纷。每一起划龙舟惨案都是历史沉痛的教训,对今天而言就是一个个血淋淋的警示。我们崇尚民俗活动,有序、安全是前提、是保障,决不能让历史悲剧在今天重演。
初五 晴
写黄纸朱字楹帖,循俗例也。下午同四女儿乘舟至南塘河看竞渡。是日董田地方龙舟与南阳地方龙舟争斗,董田龙舟被莘塍龙舟撞沉,溺死二人,想又有一番大闹也。弊端败坏如此,为民上者仍不能禁,奈何!奈何!
光緒二十二年(1896)五月
初五
本年宗观察湘文出示严禁龙舟竞渡,于旧岁冬底,委员四出分巡各村各镇,凡有龙舟处,悉命勇丁持锯解为数

截,尽数载上缴官,并敕各处船行船户出具干结,不许代造龙舟,违者察出重究,而此风今岁遂为之永绝。今岁端阳节届,绝不闻一鼓声,亦可谓令行禁止矣。
光緒二十三年(1897)五月
初五 晴
闻昨日李龙舟与下徐龙舟争斗,几乎酿命。而本日直洛两龙舟又与九里争斗,余在舟目睹,而各差船随后不能禁止,亦凶狠危险甚矣。晚下闻沈沱地方龙舟与岩下龙舟竞渡,沈沱之舟被斗而沉,约淹毙十三人之多,适在穗丰屋前。
光緒二十五年(1899)五月
初三 阴
十点半钟,瑞城余令带同警察兵数十名、差役数十名,自华表桥上岸到本地禁拿龙舟,夏姓龙舟闻风抬下岸去,被警察兵拦追不获,反将警察兵拥挤落水,警兵遂由塘路赶到后岸,适张姓龙舟诸愚民正抬出庙撞见,被警兵拿去二人,一严金英,二张阿丰,均当官答执三百,地保则答执七百,龙舟被其捣毁,一面飭差到龙舟倡首者张田式家严办。噫!无端生事,横罹法网,蚩蚩愚氓,可恨又可怜也。而余令如此猛厉,亦从前所未有者。
民國三年(1914)五月
十六 晴

下午赴沈坵坐坐,闻塘河有龙舟争斗事,出外观之,见河口桥一带行人如蚁,询之盖仙淡虞之舟与华表、山根之龙竞渡口角,而华表诸顽民助山根寻闹,以石子堵截华表桥,不容仙淡虞船过,致此纷扰。幸有巡警押过,不致酿成大祸,此竞渡陋俗所以不可不严禁也。
民國九年(1920)五月
十二 阴微雨
是日本地底路新制龙舟于黑早上水,当代四房付香案资一角十三片。排子仙弈谱。按龙舟竞渡皆是少年农民好胜斗狠,稍不慎重,便酿命案,故昔年宗湘文观察严禁之,造福不浅。乃积久生玩,故态复萌,于是无赖之徒乃敛财倡划,今年又遇闰端阳,故各村造龙舟者九多,而县政府先不预禁于先,近始布告出禁,何益之有?闻昨早小典下龙舟下水,方划至丁田河口,一少年持梢桨者忽失足坠水,遂至不救,并闻尸沉至今,仍打捞未获,可谓惨矣!
民國廿二年(1933)五月
虽然记录了很多因龙舟引起的纠纷,但张桐在日记里又写了观赏龙舟竞渡的最佳地方,他对龙舟的感情有点复杂。据他描述,塘河水系纵横,沿岸村落密布,适宜龙舟竞渡,但不是所有地方适宜观赏。而塘河莘塍段河道不窄不宽,最适宜龙舟竞渡,也是适宜

观赏的地段。加上,莘塍是东堂殿大清龙娘所在地,莘塍片区有几百只龙舟来这里拜龙娘后上水。张桐记载的观龙舟竞渡大部分在莘塍河,此外也多次记载去塘西河看龙舟。
廿九 阴
四点钟乘舟回里,路过莘塍河,见有龙舟数只竞渡。船归本地浹底,又在船观本地龙舟竞渡点徐钟,乃上岸。
宣統元年(1909)四月
初五 晨雨下午晴
下午予率成、曹、峯三儿,巧女同乘钦良舟赴莘塍河看竞渡。
民國三年(1914)五月
初五
是日端阳节,循例饮雄黄酒、吃粽子、鸡蛋、蒜泥等。下午二句钟携孙女幼秋乘舟赴莘塍河看竞渡,至五句钟遇雷雨始回。
民國十二年(1923)五月
初五 晴
下午莘塍聚星学堂前有戏班是新同福,而本日莘塍河又有竞渡,想今日游人之船必多也。
民國十四年(1925)五月
初四
午后雇阿良船与诸孙女、四媳等同赴莘塍河看竞渡。
民國廿一年(1932)五月

日记中关于瑞安彩龙的记载最为珍贵

彩龙就是彩色龙舟,或称台阁,也叫作水上台阁、彩舫,是温州端午期间行驶在河面供观赏用的龙舟。温州彩龙,最早始于清同治年间,盛行于清末民初。近几年,瓯海区民间已恢复水上台阁。瑞安有没有彩龙?《张桐日记》里的记载为瑞安有彩龙提供了实证。
初五 早晨微雨,旋开晴

饭后,至航船埠头,看大船、小船自城内河划出者,盖不下数百只,每船用布棚,或用船屋,两边均用竹帘挂挂,中坐妇女,珠翠罗纨,衣香鬓影,掩映其间,男子均罗衫纨裤,或百裕富袴,据舷顾盼,荡漾中流。时,彩龙舟尚未装扮齐整,各船均出白鹤桥外。先看竞渡,两岸游人拥挤不开,真一场

大热闹也。余亦同子峰甥、小竹内弟、芸苓、翔岑表弟乘舟去看。
遥见旌旗飞扬,光彩夺目,自城隍庙河边缓缓而来,龙舟身约长数丈,中有亭,结彩高矗,内扮秋千架一字,诸小童各扮故人杂剧,演打秋千,舟两傍各插五色绸旗,舟前头一小童头戴金冠,双插雉尾,身穿蓝缎洒金蟒袍,面如冠玉,舟尾坐一小童,装扮女儿,头戴珠簇斗篷,身穿湖色纱衫、大红裤子,三寸弓鞋,手执画扇,貌若天仙,观者无不喝采。
光緒二十一年(1895)閏五月
初五 霁
是日为端阳节,幸天放晴,塘下彩龙舟今日可以观也。下午同峯儿赴塘下看彩龙舟。时大塘河中舟遍布如幕,路上行人拥挤如蚁。予父子在船约看至未刻后,以天有雷雨,各舟均纷纷鸟兽散,予船亦急划回里。

初九 晴
午饭后与峯儿同赴埔后赵宅少坐回,即登舟归里。于路遇邑城男女各舟赴山门村看彩龙舟者颇多,闻后日划至莘塍,届时又有一番热闹也。
民國八年(1919)五月
据温州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考证,1933年为温州最后一次划彩龙,此后再也没有举办。瑞安划彩龙也可能停划于这段时间,有记载的文字中,自停划以来,瑞安再也没有出现过彩龙。
《张桐日记》有关龙舟记载的时间跨度长,内容丰富,从目前可知,张桐为瑞安人中记载龙舟最多的一人。他的记载极大地丰富了瑞安传统龙舟文化内涵,让我们更加全面了解瑞安传统龙舟的前世今生,了解民间划龙舟的利与弊,为瑞安要打造瑞安龙舟名片、打响瑞安龙舟品牌,提供决策依据和文化支撑。



彩龙资料图

马屿江北两村 乡村记忆

■ 秋牛

马屿镇梅屿顺泰片16个行政村,像一字长蛇阵,逶迤散布在飞云江北岸与梅尖山脉南麓之间狭长地带。村民们依山傍水,锄禾于田园,披荆于山间,奋楫于江上,过着宁静而恬淡的渔樵耕织生活。时光清浅,岁月嫣然,渐次远去的农耕文明片断,成了离乡别土旅居在外村民的永远乡愁。在此,笔者去繁就简,说说其中两个村的记忆片断。

砍柴卖柴柴桥头

由马屿去往顺泰,得从柴桥头村村南穿过。站在马顺公路旁,放眼审视名不见经传的柴桥头村,给人的印象是,这个村庄有点逼仄,村南距离飞云江不过百米,村北挨着梅尖山南麓,农舍连片兀立,挤挤挨挨。

柴桥头这个村名是村民当年砍柴卖柴得来的。明朝万历年间,彭氏和何氏祖先从福建辗转来到此地,结寨定居,因村西头有一座桥,故取村名寨桥头。若干年后,村里彭氏人丁兴旺,人数占比远超其他姓氏,遂改村名为彭桥头。清末民初,村里人多地少,为生计,很多村民去15公里外的山中(现为瑞安市红双林场)砍柴。据村民讲,那时,山中灌木杂草柴火归属并不明确,大家都可以去砍、拾。村民们上山砍柴,挑回家中,一部分自用,一部分挑到马屿老街文昌街木家桥头柴火市场交易换钱。那个年代,柴桥头村约有三分之二的村民,经年累月到山中砍柴,通常凌晨四点多,他们就从中出发,披星戴月进山,到达点位后,天才刚刚亮,找到柴火,砍足约100斤,就挑柴下山。彭桥头村西头这座桥不大,但桥旁有一棵大榕树,树下有一块近200平方米的空地,还放着几块大石头。樵夫们凌晨进山砍柴,挑着重担走了这么远的路,早已精疲力尽,到了桥头,就放下重担,坐在榕树下歇息一会儿。久而久之,桥头和榕树下成了砍柴人放柴和聊天的好地方。

后来,有人提议,把柴火汇合的桥头,柴桥头,改作村名,得到大家齐声赞同。从此,村名由彭桥头改为柴桥头。后来,政府创立红双林场,保护山林,禁止人们进山砍柴,从此,柴桥头村民结束了砍柴生活。柴桥头村曾被拆分为柴上和柴下两个村(大队),2019年7月,两村合并又叫回柴桥头村。

砍柴卖柴培养了村民吃苦耐劳精神,也培养了他们的经商理念。改革开放后,柴桥头村村民洗去脚上泥土,纷纷外出卖眼镜,推销食品机械,经营熟食,什么生意来钱就张罗什么,哪个地方有钱挣就马上奔过去。人带人,户帮户,众人携手一起富。如今的柴桥头村也成了马屿镇内比较富裕的村庄之一。

船穿浊浪渡霞岙

从前,飞云江犹如一道天堑,阻隔了马屿江北、江南人员和物资的交流。从明代中期开始,马屿境内有了净水、霞岙、团社和仙篁竹四个渡口。其中,净水、团社和仙篁竹三个渡口没建埠头,船只在大致地点沙滩上停靠,随着潮涨潮落,频繁改变上下船地点,尤其落潮时,上下船点都是涂滩淤泥,上下船很不方便,为此,很多江北人舍近求远,赶到位于霞岙村南的霞岙渡口过江。

霞岙渡两头泊船点上均建有较好的上下船埠头。尽管江面浊浪翻滚,但行人过江,脚不沾泥,挑担不打滑。梅屿片村民都在此过江,荆谷和顺泰片村民凡到马屿集镇办事、购物的,也大都在此渡江。霞岙渡是飞云江上名副其实的第二大渡口。

霞岙渡口埠头到对岸马屿集镇埠头的距离,涨潮时为300米,落潮时约250米,渡船来回一趟约20分钟。渡口一直由霞岙村人负责管理收费。新中国成立前,由村里3个村民合股经营,一只木船,6名艄公,三班倒,每班2人,一次拉十来个人,来回摇橹摆渡。每天早上5点起渡,晚上10点结束,每人每天工作6小时左右。

1950年开始,过江摆渡营生由村集体接手,村里安排10个人,投入3只木船接送客人过江。上午过江人多时用两只船,两岸对划,下午人少,一只船来回接送。船工记工分,同生产队社员一样分红。过江票价每人2分钱,若是挑担的,则收3至5分钱。霞岙、杨巷和宫后的算本村村民,予以免费。

1980年开始,因过江客流激增,木船摆渡无法满足需求,村里动用历年摆渡收入积累,购置了一艘12匹带船舱的动力船,淘汰了木船。动力船免去了划桨,但船上两个船工,一个撑舵,一个负责系解缆绳,活儿也不轻松。动力船一次可渡30人,票价为每人1角钱,来回一趟15分钟左右。1984年,村里又购买了一艘24匹马力的平板渡轮,一船可渡50人,票价提到一人2角钱。两艘动力船相向对渡,大大加快了人员和货物过江速度,每天达3000人以上,日船票收入超过600元。

据介绍,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渡口的黄金时期。每天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,很是热闹。每天凌晨4点半开始,四面八方的人,通过村前碎石小路,向渡口聚集,购票待渡,到晚上10点才消停。

渡口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,村里经常给村民放电影,请词师唱鼓词,邀剧团演大戏。村民们回想起这一阶段村里的文化生活,都津津乐道,神采飞扬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马屿大桥通车,渡口人流锐减,运营难以维系,村里把渡口外包给了个人,动力轮渡改回木船摆渡。5年后,渡口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

今年春节前,笔者站在霞岙渡口,仔细打量这个昔日曾经多次来回摆渡的渡口,但见江水悠悠向东流,两岸枯黄的芦苇在晚风中摇曳,裸露的江岸尽是滩涂淤泥,昔日景物已经荡然无存,心中莫名惆怅。



霞岙渡口对面埠头